

《纽约时报》畅销书 《出版人周刊》2013年度十大好书
《肮脏的战争》纪录片获奥斯卡提名、圣丹斯国际电影节大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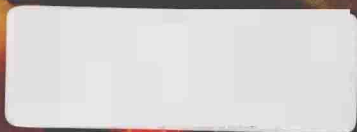
肮脏的战争

美国黑色预算下的影子杀手



DIRTY WARS
The World Is A Battlefield

【美】杰里米·斯卡希尔/著 杨具荣 赵永红/译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肮脏的战争(上)



美国黑色预算下的影子杀手

[美] 杰里米·斯卡希尔 / 著

杨具荣 赵永红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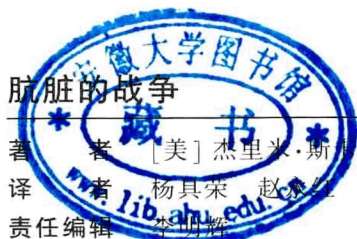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肮脏的战争 / (美)斯卡希尔著; 杨具荣, 赵永红译.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151-0440-9

I. ①肮… II. ①斯… ②杨… ③赵…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8750 号



肮脏的战争

著者 [美] 杰里米·斯卡希尔

译者 杨具荣 赵永红

责任编辑 李明辉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13

电话 010-88637287

传真 010-88637287

网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字数 750 千字

印张 42

版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51-0440-9

定价 96.80 元 (上、下册)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上)

致读者 / 1

序 / 3

- 1 “一些人士忧心忡忡，我们千万不能制造美国暗杀名单” / 5
华盛顿特区，2001—2002 年
- 2 安瓦尔·奥拉基：一个美国人的故事 / 39
美国、也门，1971—2002 年
- 3 寻找、确定和完成：
美国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崛起 / 60
华盛顿特区，1979—2001 年
- 4 老板：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 / 75
也门，1970—2001 年；美国华盛顿特区，2001 年
- 5 安瓦尔·奥拉基之谜 / 82
英国、美国和也门，2002—2003 年
- 6 “我们置身于一场新型战争之中” / 92
吉布提、美国华盛顿特区、也门，2002 年
- 7 特别计划 / 99
华盛顿特区，2002 年
- 8 生存、逃避、抵抗、脱逃 / 104
华盛顿特区，2002—2003 年
- 9 麻烦制造者：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 / 124
美国，1974—2003 年；伊拉克，2003 年
- 10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 / 144
索马里，1993—2004 年

- 11 “击败并不等于被征服” / 158
也门，2003—2006 年
- 12 “永远不要相信没有信仰的人” / 163
英国，2003 年
- 13 “你无须向任何人证明你是对的” / 168
伊拉克，2003—2005 年
- 14 “不见血就不算犯规” / 179
伊拉克，2003—2004 年
- 15 死亡之星 / 196
伊拉克，2004 年
- 16 “最高端的技术、最精良的武器、最优秀的团队以及烧不完的金钱” / 202
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2003—2006 年
- 17 “诸多令人质疑的合法性” / 217
来源：“猎手”
- 18 安瓦尔·奥拉基的牢狱之灾 / 221
也门，2004—2007 年
- 19 “美国人熟谙战争，他们是战争大师” / 229
索马里，2004—2006 年
- 20 越狱 / 252
也门，2006 年
- 21 穷追猛打 / 257
巴基斯坦，2006—2008 年
- 22 “美国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让青年党受益” / 262
索马里，2007—2009 年
- 23 “如果你的儿子不投靠我们，他将被美国人杀死” / 274
也门，2007—2009 年
- 24 “奥巴马将延续布什的战略” / 290
华盛顿特区，2008 年
- 25 奥巴马的无人机打击 / 294
巴基斯坦、华盛顿特区，2009 年

**26 特种部队想“像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美国一样
抢下这个差事” / 301**

美国华盛顿特区、也门，2009 年

致读者

A Note to the Reader

本书将向您讲述一个故事，一个关于美国如何逐步信奉暗杀并使之成为其国家安全政策核心的故事。本书也将告诉您这一战略对全球许多国家人民以及美国民主的未来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尽管 9·11 恐怖袭击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对外政策战略，但是这一战略的种子其实早在双子塔轰然倒地之前就已萌芽。后 9·11 时代，人们在研究美国对外政策时普遍表现出一种偏袒倾向：一方面，他们认为乔治·沃克·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让许多国民认为世界战争已然爆发；另一方面则认为巴拉克·奥巴马成了为布什政府擦屁股的人。在一些保守主义人士看来，奥巴马总统在应对恐怖主义方面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在一些自由主义人士看来，奥巴马却打了一场“更加智慧”的战争，然而，事实却是极为微妙、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道明的。

通过本书，您将了解到美国隐蔽战争的扩大，行政特权和政府秘密的泛滥，对隐蔽战争的信奉，大量无法明示的、只对白宫负责的精英特种作战部队。《肮脏的战争》将还向您展示民主党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世界是一个战场”思维模式的延续和发展。

简要回顾了 9·11 之前美国反恐方式及其暗杀行为的历史之后，本书继而向读者讲述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时间跨度从小布什执政早期一直到奥巴马的第二届任期。我们在也门会见过基地组织的主要成员；在索马里会见过受美国支持的军阀组织；在巴基斯坦采访过中央情报局（CIA）的间谍和正在执行追捕被认为是美国敌人

任务的美国特种部队成员。我们还采访过为军方和中央情报局执行过最敏感任务的人物，我们也听过一些知情人的故事，他们受美国历届总统的授权，一生都在执行最敏感的任务，其中一些人直到我们承诺对他们的身份永远保密之后才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现在，美国海豹突击队 6 队和美国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因成功击毙奥萨马·本·拉登而进入世人的视野。本书将为您揭秘这两支神秘武装，向读者讲述他们之前所执行过的、却从未对外解密或者世人知之甚少的一些任务。对这些任务，美国高层永远讳莫如深，好莱坞也永远不会将这些任务搬上银幕。本书深入挖掘了安瓦尔·奥拉基的人生故事，作为第一位被自己的祖国确定为暗杀目标的美国公民——尽管他从来都没有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而为世人所熟知。我们同样也收到过许多处于夹缝的无辜贫民的来信，他们既要面对美国无人机的轰炸，又要面对恐怖主义行为。我们走访过一个阿富汗平民家庭，他们的生活在美国特种兵的一次夜间袭击中因为误炸而毁灭，从而让他们从美国盟友身份转化成一个个针对美国的潜在的自杀式袭击“肉弹”。

初看起来，从全球范围而言，本书的许多故事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任何关联。但从整体来看，这些故事为我们揭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景象：我们人类的未来正沉沦在不断扩张的肮脏战争的魔爪中。

杰里米·斯卡希尔

序

Prologue

少年与表兄弟们一起坐在屋子外面，今天是他们的户外烧烤聚会日。他的长发凌乱不堪，母亲和外祖父母曾不止一次催促他去剪掉它。但男孩坚信这成为了自己的标志，而且他也很喜欢这个发型。几周前，他曾经离家出走，但是与其他青少年的叛逆行为不同，他是在执行一项使命。他从厨房窗户悄悄溜出，迎着朝阳走向公交车站。在留给母亲的便条中，他承认从她的钱包中拿走了 40 美元作为往返路费，他也为此向母亲道歉。他给妈妈解释了自己的使命并乞求得到她的宽恕，而且承诺将很快回家。

WARS
3

男孩是家中长子，不仅是在他和父母亲以及他的三个兄弟姐妹组成的直系家庭中的长子，而且在由姑姑、叔叔、堂兄弟们以及外祖父母们一起组成的大家庭中，他也是最大的孩子。他是祖母最钟爱的孙子。当有客人来访时，他会为他们准备好茶水和糖果；客人离开后，他会清理收拾餐桌。有一次，祖母扭伤了脚踝去医院治疗。当她一瘸一拐地走出医院治疗室时，男孩站在那里迎接她以确保她能够安全返家。“你是一个文静的孩子，”他的祖母不止一次这么说，“希望你永远也不要改变。”

男孩的使命很简单：找到父亲。已多年没有见过父亲的他担心如果再找不到他，父亲留给自己的将只是模糊的记忆；父亲曾经教他钓鱼、骑马，准备丰富的礼物为他的生日带来惊喜，带着他和弟弟妹妹们去沙滩或糖果店。

然而，要找到父亲却绝非易事，他是一名被悬赏的通缉犯，有

十多次，他都是死里逃生。强大的多国部队欲置父亲于死地的威胁并没有丝毫动摇少年履行使命的信念。他厌倦了那些把他父亲描述成一个恐怖分子和邪恶的人物的视频，他只知道他是自己的父亲，而且他希望哪怕能与父亲拥有一段美好的最后时光。但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

第一次从厨房窗户离家出走三个星期之后，男孩与他的表兄弟们在户外举行星光下的野餐。就在那时，他听到了无人轰炸机迫近的声音，继而是导弹破空的嗖嗖声。这是一次直接定点轰炸，男孩和他的表兄弟们被炸成了碎片。他全身只剩下了后脑勺，随风飘动的长发仍然顽强地粘在上面。几周前，男孩刚满 16 岁，而现在，他却被自己的政府杀害。他是两周内被自己国家的总统下令杀死的第三个美国公民。第一个是他的父亲。

“一些人士忧心忡忡，我们千万不能制造美国暗杀名单”

“There Was Concern...That We Not Create an American Hit List”

华盛顿特区，2001—2002 年

2002 年 6 月 11 日上午 10 时 10 分，9·11 恐怖袭击事件 9 个月纪念日。部分参议员和众议员聚集在美国国会大厦 S-407 室。在场的所有人员都是美国政府一个小的精英团体的成员，法律授权他们可以接触美国最高机密度的国家安全秘密。“在此，我特别提议，今天的委员会会议要对公众保密，”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用南部口音慢吞吞地宣布，“因为按照程序，美国国家安全内容的可能构成要素是需要对公众公开的。”这一动议立即获得了支持，秘密听证会正式开始。

就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国会情报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秘密听证会之际，在地球的另一边，阿富汗部落领袖和政治领袖们正在召开大国民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确定在塔利班政权被美国军队推翻之后将由谁来执掌国家政权。9·11 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国会授权布什政府全力追捕恐怖袭击责任人。自 1996 年就开始统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已垮台，阿富汗作为基地组织避难圣地的地位也正在丧失。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其他领导踏上了逃亡之路。但是对于布什政府来说，漫长的反恐战争之路才刚刚开始。

在白宫，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正在深入探讨对美国下一个入侵对象伊拉克的作战计划。他们做好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所有军事准备工作。尽管事实证明伊拉克与 9·11 恐怖袭击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完全是以 9·11 恐怖袭击

事件作为借口来推进美国政府的既定战略。布什政府执政后第一年所做的战略决策远不仅是征服阿富汗、伊拉克或者消灭基地组织。当时的当权者试图改变美国推行战争的方式，并试图在这一过程中为白宫创建几支前所未有的强悍精锐部队。依据《日内瓦公约》只能向身着制服的武装力量或外国政府军队开战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世界是一个战场”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内新保守主义分子反复鼓吹的口号，这一口号还被放在 PPT 幻灯片中，用以宣传美国将要进行的一场全面的、没有边界的战争。很显然恐怖分子并非他们的唯一目标。这个具有 200 多年历史的相互制衡的民主体系紧紧地团结在他们的瞄准镜中。

S-407 室位于美国国会大厦的顶楼，没有窗户，而且只能通过一部电梯或者一个狭窄的楼梯进入。该房间被确定为美国国家安全设施，里面安装有精密的反间谍设备以阻止任何来自外部的偷听或者监视企图。几十年来，这里曾经被用于存放中情局所做的国会议员最敏感的工作简报，美国军方和其他许多重要人物，以及其他许多对美国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机构都曾经在这里办过公。许多秘密行动的指令都在这间屋子里形成并接受质询。这间屋子是讨论美国最高国家安全机密的为数不多的安全设施之一。

出席 2002 年 6 月 11 日那次在国会山举行的闭门会议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都将听到一个关于美国如何挺过那场灾难的故事。那次秘密听证会的主题是重新审视 9·11 恐怖袭击之前美国反恐组织架构和工作。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指责正是由于美国情报部门之前的“多次失败”才导致了这次恐怖事件的发生。在这次美国本土历史上最惨重的恐怖袭击之后，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指责克林顿政府对基地组织的威胁未能予以足够认识和重视，才导致了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本土的防恐能力如此脆弱。民主党则用他们 20 世纪 90 年代打击基地组织的历史事实反过来指责布什政府。理查德·克拉克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出现在美国国会立法人员的面前，部分原因就是要向国会精

英们传达一种信息。克拉克曾经是克林顿总统的反恐行动掌门人，在 9·11 爆发之前的十年间，他一直执掌着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行动小组。在此之前他还曾担任过罗纳德·里根政府专门负责情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后来又供职于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他是美国政府反恐经验最丰富的官员之一。在参加这次秘密听证会时，尽管他还担任着乔治·沃克·布什总统的网络安全特别顾问一职，但实际上他已经退出了布什政府。克拉克是民主党执政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个颇具声望的鹰派人物，他因在克林顿时代强力推动多次秘密行动而为世人所熟知。因此他的出现给人一种布什政府欲改变之前反恐策略的感觉，即让他来推动立法以实现军方与情报部门在反恐行动中的联动，这在以前会被视为非法、或者不民主的，或者简单来说就是危险的行为。

克拉克向大家描述了克林顿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的一个决议，当时大家担心决议内容可能会与总统长期坚持的暗杀禁令相冲突，大家更担心决议会让政府重蹈以往的丑闻覆辙。克拉克认为，有“一种文化”在中情局内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那就是当你采取大规模的秘密行动时，一旦行动出现状况或者失控，最后它们反而使中情局落得一身骚。”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的秘密行动都不是很令人愉快。”克拉克告诉在场的立法人员。当时中情局精心策划了颠覆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民粹政府（单一民族政府）的行动，向整个中美洲派遣了暗杀小组，协助暗杀了刚果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帕特里斯·卢蒙巴，并支持军政政权和独裁政权。暗杀行动的泛滥迫使共和党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于 1976 年颁布了第 11905 号行政命令，明确禁止美国开展任何形式的“政治暗杀”行动。克拉克说，在那个年代长大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上升到中情局权力核心的官员们“已将‘这种观念’制度化，秘密行动让人感觉是一种危险的、很有可能就在自己脸上爆炸的行为”。当国会特别情报委员会让你解释秘密行动为何变成一团糟

时，白宫那些派你执行秘密任务的家伙早都不知道躲哪里去了。

吉米·卡特总统对福特总统的暗杀禁令作了修正，使之更加彻底全面。他去掉了禁令中“政治暗杀行动”的限定，把它扩展到禁止参与暗杀美国的情报代理人（私人情报人员）或者情报委托人。卡特总统的行政命令规定：“任何美国政府职员或代表美国政府的人员不得参与，或者图谋参与任何暗杀行动。”尽管里根总统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都继续保留了这一禁令，但实际上两个总统行政命令都没有明确“暗杀行动”的具体定义。里根、布什和克林顿都对这一禁令采取了变通的办法。例如，因为怀疑利比亚独裁者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与柏林一家夜总会的爆炸案有关，以实施报复为名，里根总统于1986年授权美国战机对其家乡发动大规模空袭。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布什一世多次命令美国战机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多处官邸进行轰炸。在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动期间，克林顿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

克拉克向立法者们讲述了克林顿政府时期暗杀和追捕包括奥萨马·本·拉登在内的基地组织领导和其他恐怖分子首脑的计划是如何制订的。克林顿总统宣布暗杀禁令不适用于企图袭击美国的外国恐怖分子。在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遭炸弹袭击之后，克林顿总统下令巡航导弹袭击了位于阿富汗的疑似基地组织营地，同时还下令袭击了苏丹一家工厂，因为美国政府怀疑那是一家化学武器厂。结果发现那只是一家制药厂。尽管这种危险的打击命令是克林顿下达的，但人们还是相信这是政府迫不得已的选择，而且只能在总统的指导下视具体情况而定。相对于这种全权授权的袭击任务，克林顿白宫政府要求对被提交的每一项行动方案都要做全面审查，在法律框架范围内，由总统签署“致命追捕”命令，授权军方采用致命武器在全球范围内追捕恐怖分子。然而，克拉克说，扳机很少被扣动。

克拉克承认克林顿执政时期所下达的定点清除命令“看起来与

犹太法典非常相似，就好像一系列非常奇怪的档案”，他又补充道，为了最大限度缩小行动涉及范围，所有行动都要经过精心设计，执行过程也是非常小心谨慎。“政府，特别是司法部门不愿意全盘否定暗杀禁令，他们希望总统不断扩张的授权暗杀行为能够得到一定限制。”他继续补充道，克林顿执政时期的定点清除行动看起来就像是“一次小范围内的演员选拔活动。我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并不希望彻底废除暗杀禁令而去制造美国暗杀名单”。

当时国会中最有权力的民主党人士之一、众议员南茜·佩洛西告诫密室中的同事们不要在公开场合谈论任何被列为高度机密的、关于采用致命武器搜捕恐怖分子的授权备忘录。她说，这些备忘录“被认为是国会最高层之间最绝密的通知形式。特别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分享的信息”。她警告不能对媒体有任何泄露，她补充道：“我们绝不可能（对外界）确认、否认或承认备忘录的内容。”有人问克拉克是否想过美国应该强化暗杀禁令。“我觉得你在确定授权打击范围时应该非常谨慎。”他回应道，“我觉得以色列当年的大范围暗杀行动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现在也不会是——这种暗杀行动当然未能消除恐怖主义，也未能阻止恐怖主义组织在他们打击过的地方继续如野草一般疯狂发展。”克拉克说，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他们也下达过定点清除行动指令，但是这些行动都是非常“外科手术式”的，而且这样的行动也只是个案。“我们不想开创情报部门在将来可以随意确定暗杀名单并常规性地参与相当于暗杀行动的恶劣先例……司法部门、白宫和中情局的一些人士忧心忡忡，我们千万不能制造美国暗杀名单，否则，这将会变成一个永无休止的惯例，我们只需要不断地添加姓名上去，然后派出大量行动小组去执行暗杀任务。”

尽管如此，克拉克依然是克林顿政府反恐委员会中积极鼓动中情局在执行致命搜捕任务时应该更加激进的少数官员之一，他还鼓动他们在他所设置的权限内尽可能地挑战暗杀禁令。“随着 9·11 的

爆发，”克拉宣布，“我们在此之前的所有建议几乎都被采纳。”

所有建议，以及更多建议都将很快被执行。

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积极吸收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成员加入布什政府，他们在克林顿时代有效地扮演了影子内阁的角色——在右翼智囊团任职，为主要反对党和情报外包商服务，协助反对党重新执政。这些人主要包括保罗·沃尔福威茨、道格拉斯·菲斯、大卫·阿丁顿、史蒂芬·坎博内、刘易斯·利比、约翰·博尔顿和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等人。他们许多人在里根和老布什执政时就已锋芒初现，而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两人的发迹则更可以追溯到尼克松时代。他们许多人都是在美国极端分子所谓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的保护下制订前瞻性政策最活跃分子。尽管克林顿政府曾发动了对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并且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实施了一系列空袭行动，他们依然指责克林顿政内阁简直就是一个软弱的和平主义政府。他们认为克林顿政府的软弱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全球优势，从而致使美国如此脆弱。他们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是“无视战略防御”的十年。长期以来，新保守主义叫嚣重新思考美国国家利益和其世界地位，他们认为，随着“冷战”结束后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应当更加张扬地在全球范围内彰显自己的实力，重新绘制世界政治地图，不断扩大帝国的势力范围。他们核心观点是巨额增加军费开支，早在担任国防部部长期间，切尼和他的助手们就已于 1992 年完成了他们的计划制订工作。受到新保守主义的新美国世纪计划报告高度肯定的切尼国防计划指导草案“为维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抑制竞争对手的崛起，按照美国利益和原则建立国际安全新秩序提供了蓝图”。沃尔福威茨和利比是切尼国防计划指导草案的核心起草人员，指导草案强调美国必须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为此美国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抑制“一切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潜在竞争对手，即便是觊觎其区域性或全球的主导地位也不可

以”。

然而，新保守主义的这一计划却遭到了老布什政府中更有权势力量的摒弃。具体来说，这些人主要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等人。由于切尼和其他新保守主义遭遇了巨大挫折，相对于草案中强烈的帝国主义语气，最终的“国防计划指导”的语气言辞缓和了许多。

十年后，甚至还在 9·11 恐怖袭击事件之前，在小布什政府重获权力的新保守主义从历史的垃圾堆中翻出了那些臭名昭著的计划草案并着手付诸实践。因为要建立几支现代化精英特种部队，所以扩充军备将成为这些计划的核心内容。“新世纪，我们要建设机动灵活、杀伤力强、后勤补给需求最低的军队，”乔治·沃克·布什在 1999 年的一次竞选演讲中宣布，“我们必须能够在几天或者几周内，而不是几个月内实现部队的远程部署。在陆上，我们的重型部队必须更加轻便，而我们的轻型部队则必须做到一招制敌。所有部队必须做到机动灵活。”布什的这一演讲稿正是由沃尔福威茨和其他新保守主义成员操刀完成的。

WARS
11

新保守主义还在他们的设想中进一步主张美国应当支配全球自然资源，为此，美国完全可以与那些从中作梗的单一民族国家发生直接冲突。多个国家的政权更迭将在预料之中，特别是石油储量丰富的伊拉克。“少数在军队服役的新保守主义分子成为鼓吹军事干涉的急先锋；还有一小部分新保守主义分子在政府机关担任公职。”9·11 之前跟踪研究新保守主义运动兴起长达十年之久的著名政论家、记者吉姆·罗比评论道：他们“不断要求美国通过军事力量称霸全球，同时还普遍轻视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罗比补充道：“在新保守主义看来，美国是世界上的一支正义力量；维持这一力量是一种道德责任；美国的军事力量应当称霸全球；美国军队可以干预全球，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在通过单方面行动谋求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时受到